

# 中东和北非

加沙地带住有150万巴勒斯坦居民，是世界上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2008年接近尾声之际，以色列在12月27日开始空袭加沙地带。在随后的3周，有1400多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其中包括约300名儿童，还有约5000人受伤。以色列军队多次违反战争法规，直接袭击平民和民房，他们袭击巴勒斯坦战斗人员时也造成过度的平民伤亡和损失。

以色列称其发动袭击的目的，是要制止哈马斯和其它巴勒斯坦武装集团向以色列南部村镇发射火箭弹。2008年，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乱鎗发射大多为自制的火箭弹，并进行其它袭击，造成7名以色列平民丧生。3名以色列平民死于12月27日开始，历时3周的冲突之中。

在冲突忽然爆发之后，以军对加沙的居民实施连续18个月的封锁，几乎阻止所有人和物资进出加沙，导致一场日益严重的人道灾难。封锁行动几乎扼杀了一切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巴勒斯坦人依靠国际食物救援而生存；就连绝症患者也不能去其它地区接受医疗，而加沙的医院因资源和医药严重匮乏无法提供这些医疗。

最近这一轮流血冲突再次突显该地区的局势极不稳，冲突双方的军队未能遵守有关区分平民目标和使用适度武力的基本要求，这些要求都是国际人道法律的基本原则。这还说明，冲突双方和国际社会仍未能解决这场残酷的长期冲突，没有为该地区带来和平、公正和安全，也没有使该地区的所有人都能享有他们的人权，过有尊严的生活。

## 不安定的局势

巴以之间的持续冲突、美军在伊拉克的驻扎、对伊朗核意向的担忧、伊斯兰政权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的明显隔阂，以及一些文化传统和越来越强的流行文化之间的冲突，都令中东和北非地区政治不安。除此之外，随着全球金融危机恶化及食品价格上涨，已经陷于或接近贫困状态的人首当其冲，使该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局势在2008年越趋不安。埃及等国的私营和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短时期内接连罢工和抗议，突尼斯富产磷矿的加夫萨地区出现了数月的动乱。在上述和其它国家，许多人处于极度贫困状态，他们有的是生活在社会边缘的贫农，有的则住在极拥挤的城市贫民窟中。他们都是极度不平等的社会的受害者，无法获得基本的权利，包括获得适当的住房和容身之地、健康和教育、工作和使自己与家人享受更好的生活，以及充满权利的生活。

据报告，伊拉克的战事已大为减少，减少了平民受袭的情况，但是，战火仍然令数百万人活于水深火热中。该国几乎持续处于冲突状态之中，使许多人无法谋生，也无法保证家人未来的安全。伊拉克境内仍有200多万人流离失所，境外还有200万伊拉克难民，主要是在叙利亚和约旦。宗教和种族派系的暴力冲突仍分化社区，并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反政府武装组织进行自杀式袭击或其它炸弹袭击，目标经常是拥挤的市场等地方。数以千计的伊拉克人仍在未经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被美军拘留，一些人被拘留的时间超过5年。还有数千人被伊拉克政府军拘留；许多人遭受了酷刑，一些人因恐怖主义罪名而被判处死刑，而对他们的审判经常是严重不公，其中一些更已被处决。在2008年年底，根据美国和伊拉克之间的一项协议，美军将把其拘留的人，全部交给伊拉克政府关押。但该协议中没有任何保障人权的内容。

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也门当局广泛使用死刑，但令人欣慰的是，一些阿拉伯国家对死刑日益持否定态度。最明显的例子是，8个阿拉伯国家在12月决定，对联合国大会呼吁全世界暂停处决的关键决议不投否决票。这使该决议以大比数通过。伊朗当局是极少数仍处决少年犯的国家之一，沙特阿拉伯的歧视性司法体制，令处决贫困的外国人的比例异常高，这两个国家的做法日益与国际社会主流意见不符。

## 暴力对待妇女和女童

该地区的妇女还面临其它的不安全状况，当地的法律和惯例歧视她们，而他们也遭受暴力对待，施暴者往往是他们的男性亲属。此类暴力的最极端形式，是妇女在所谓的“荣誉犯罪”中被杀害，这发生在伊拉克、约旦、巴勒斯坦控制地区和叙利亚。从事家务工作的女性移民，由于经常不受劳动法律保护，她们尤其易于遭受雇主性侵犯和其它虐待。在约旦和黎巴嫩，一些女性家务工作者的死因可疑，有猜测说一些死者是遭到杀害，或在试图逃离工作地点时失足摔死，或在绝望中自杀。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斯坦地区，发生许多妇女自焚而死或被他人烧死的事件，死因与家务工作者相同。

但其它国家，妇女问题有积极的进展，反映出一些政府日益认识到，不能继续将妇女视作二等公民。埃及禁止摧残妇女生殖器官的做法；阿曼和卡塔尔修改了法律，在住房和赔偿等各方面给予妇女与男子相同的地位；突尼斯同意加入一项保护妇女权利的关键国际条约，并为面临家庭暴力的妇女开设了一条“热线”。

### 寻求庇护者、难民和非法移民

在该地区，最明显受不稳定局面影响的群体，莫过于没有永久身份和家园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而他们中有许多人已在贫困状态中等待了数十年。

在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和其它国家，数千名伊拉克难民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他们日益贫困和绝望，如果他们从事有薪酬的工作，就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威胁。在伊拉克，政府要求在阿斯拉夫难民营（Ashraf）长期居住的3千名伊朗人离境，但不大可能会有其它国家愿意接纳他们，如果他们被强行遣返伊朗，就会面临严重危险。

在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逃离伊拉克的约80名难民，在沙特阿拉伯当局设立的难民营中又被关押了一年，难民营设有围栏和看守，而沙特当局仍拒绝他们的庇护请求。黎巴嫩有数十万巴勒斯坦难民，他们或其先辈在60年前开始来到黎巴嫩，但他们当中约有半数仍住在该国各地的难民营中，而且都是过于拥挤的难民营。最易遭受伤害的人是那些没有官方证件的人。他们因此而不能合法结婚或登记自己孩子的出生，虽然政府开始采取行动去核准他们的身份，但在法律和其它方面仍有障碍，使巴勒斯坦难民无法享有健康、工作和适当的容身之处的权利。

一些国家将难民和其他人强行遣返到他们可能遭受酷刑或处决的国家，违反了国际法。也门当局遣返了数百名寻求庇护者，并在明知遣返会造成安全问题的情况下将至少8人送回沙特阿拉伯。利比亚政府在1月宣布将驱逐所有“非法移民”，随后对尼日利亚人、加纳人和其他一些人采取了大规模的驱逐行动。据报政府在6月为驱逐200多名厄立特里亚人，通知他们将用飞机把他们送到意大利，而政府的真正目的是把他们遣返原籍国。许多厄立特里亚人是为躲避兵役而离开自己的国家。

埃及当局也采取了侵犯人权的行动。在大规模的驱逐行动中，埃及将至少1200名寻求庇护者迅速遣返回厄立特里亚，边境警卫还枪杀了至少28名试图从埃及越境到以色列避难的人。还有数百人被捕，他们受到军事法院审判后被监禁。以色列当局的措施同样严厉，将数十名设法越过边境的寻求庇护者和移民遣返回埃及，而一些被遣返者可能会被送回苏丹、厄立特里亚等国，他们可能在这些国家面临酷刑和处决。

在摩洛哥和西撒哈拉地区，当局拘捕并驱逐了数千名怀疑是非法移民的人，一些人据报遭受了过度的武力伤害或虐待，一些人还在没有充足食物和饮水的情况下，被丢弃在该国南部边境附近的荒芜地带。阿尔及利亚当局也加强了对移民的控制，他们动用新增的司法权力，来迅速驱逐那些被认为非法滞留在该国的外国人。

### 遭受排斥、歧视和剥夺

在许多国家，某些特定的社区遭受排斥，无法与主流民众在平等的基础上享有人权。其中的一些社区由外国人、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合法或非法移民组成，如上所述，他们处于更为不安全的状况。而其它种族、宗教或其它方面的少数群体，也因自己的信仰或身分而承担污名。

在海湾地区，卡塔尔政府仍拒绝承认数百名阿尔穆拉（al-Murra）部落成员的本国国籍，他们当中有些人参与了1996年的未遂政变，因而无法获得社会保障、医疗和就业的权利。在阿曼，埃尔塔瓦亚（Aal Tawayya）和埃尔卡里法因（Aal Khalifayn）两个部落的成员仍处于社会边缘。政府在2006年决定将他们的身份降低为仆人地位，他们因此难以取得官方身份证件、处理离婚和遗产等家庭事务或进行营业登记。

伊朗当局仍禁止在学校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并镇压少数民族活动人士，包括阿瓦兹（Ahwazi）阿拉伯人、阿塞拜疆族的伊朗人、俾路支人、库尔德人和土库曼人，这些人开展运动要求自己的权利得到更大的承认。伊朗当局还任意排除怀疑是少数民族成员的人，不准许他们担任公职。在叙利亚，库尔德少数民族占人口的10%，他们一直遭到镇压。数以万计的叙利亚库尔德人实际上仍处于无国籍状态，他们被剥夺了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平等权利。

一些国家不容忍与政府规定有异的个人宗教信仰，此类信仰者无法全面参与社会生活，有的还遭受体罚。在阿尔及利亚，虽然宪法有保障信仰自由，但放弃伊斯兰教而改信福音派基督教的人却受到起诉；在埃及，放弃伊斯兰教或巴哈派而改信基督教的人，虽然获得最高行政法院的有利裁决，但据报仍难以得到官方的身份卡来使其信仰得到承认，或至少不被曲解；在伊朗，当局继续骚扰和迫害巴哈派及其它宗教少数群体，拘留了一些逊尼派教职人员，并以“传播谎言”的罪名判处一名苏菲派宗教领袖5年徒刑和鞭刑。

在海湾国家，来自印度次大陆和其它亚洲地区的移民，支撑这些国家以石油为来源的经济，他们为建筑业和其它服务业提供劳力和技术。但这些合同工人经常被迫在条件恶劣的情况下生活和工作，政府也没有保护他们免遭剥削和虐待。如果他们抗议，当局的回应则是拘捕和驱逐他们，就像科威特和阿联酋发生的情况那样。

同性恋在大多数地区仍是禁忌，怀疑是同性恋的男子在几个国家遭到攻击。在埃及，怀疑自愿发生同性行为的男子，在被拘留时遭到袭击，并被迫接受肛门检查和艾滋病毒化验。其中一些人被绑在医院的病床上，随后就因放荡的罪名判刑入狱。在摩洛哥和西撒哈拉地区，6名男子被公开指控在2007年参加了一个“同性恋婚礼”，他们随后因“同性恋行为”罪而被监禁。

9月，开罗的一个非正规聚居区中有100多人因岩石滑坡而丧生，这突显了城市贫民的危险处境。这起悲剧的发生似乎是可以预料的。事发前，附近山坡渗水，可就是灾难的警号，而且该地区以前也发生过塌方事件，但当局未能及时采取措施。在整个中东和北非地区，还有其它城乡贫困社区一直困在饱受剥夺的循环之中：他们缺乏适当的住房、医疗或工作渠道，并被剥夺权力，他们对那些影响其生活的决定几乎或根本没有任何发言权。在关于如何保护自己不进一步陷于贫困的问题上，他们也是毫无发言权。

在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一些故意制定的政策使本已处于贫困状态的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在包括耶路撒冷东区的西岸地区，以军拆毁许多巴勒斯坦住房，驱逐了数百名巴勒斯坦人，理由是这些住房的建造未经许可，但以色列当局一般拒绝向巴勒斯坦人发放这样的许可。在约旦河谷，以军用推土机摧毁民房和畜圈，使村民丧失生计。在其它地区，以色列修建的栅栏和围墙使巴勒斯坦人与自己的田地互相隔离，以军的许多检查站和路障使巴勒斯坦人无法外出工作、学习，甚至无法去医院就医。在加沙地带，以色列自12月27日开始进行的3周攻势，摧毁或严重损坏了约2万所巴勒斯坦民房，损坏了学校和工作场所，并使数百名巴勒斯坦平民丧生。同时，以色列违反了国际法，继续在西岸占领地区扩建定居点。

### 言论

在整个中东和北非地区，那些为维护自己和他人的权利而仗义执言的人，往往面临秘密警察的迫害，这些秘密警察权力过大，而当地的政治领导者又经常允许他们违反法律而不受惩罚。政府基本上都不容忍异议，并畏惧批评挑战，也害怕公开揭露贪污腐败或其它劣行。

在整个地区，政府用免遭“恐怖”袭击和“安全”为名散布恐慌，制造不安定的局势及展开镇压。虽然一些武装组织在阿尔及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等国进行暴力袭击，但政府用反恐法律来打击反对派，并压制合法的批评和异议，而那些反恐法律的措辞经常是故意宽泛含糊。秘密警察与安全情报部门权力过大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些秘密警察通常直接向政府首脑报告，他们有权逮捕、拘留和审问嫌疑犯，并经常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向嫌疑犯施加酷刑和虐待。国际特赦组织从一些国家收到有关酷刑的详细报告，这包括巴林、埃及、伊朗、伊拉克、约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叙利亚、突尼斯、阿联酋和也门。国际特赦组织还有关于以军对其拘留的巴勒斯坦人使用酷刑的报告，以及在西岸和加沙，互相敌对的法塔赫与哈马斯安全部队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拘留巴勒斯坦人，并对他们施以酷刑的报告。

施加酷刑的主要目的是要获取供词，以便在法院，这些法院受到政治控制，法官不敢或不愿审查获取证据的方式。在一些国家，要审判反对政府人士时，通常会在“特别”法院进行，而这些法院的程序往往未能达到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和所有平民都由一个军事法院审判，而且禁止国际观察员在场。其他被告则在一个根据国家紧急状态法规设立的法院受审，而该国已实行了多年的紧急状态。在利比亚，11名男子计划和抗议，以纪念十余名示威者被警察杀死的事件，他们被捕，国家安全法院判处他们最长25年的徒刑，但在年终前除两人仍被关押外，其他人都已获释。在叙利亚，国家安全最高法院的不公人人皆知，但至少300人在该法院和其它审判不公的法院面临受审，还有12名主要的民主活动人士因“动摇国民情绪”的罪名判刑入狱。他们称在受审前的拘留期间遭到殴打，被逼迫签署“供词”，但主持审判的法院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调查此事。在该国另外一些案件中，联合国的一个机构认定犯人遭到任意拘留，并在不公正的审判中被定罪，而定罪理由是他们合法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行为。叙利亚当局对此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沙特阿拉伯当局以安全为由拘留数百人，包括用和平方式批评政府的人。数千名以前被捕的人实际上仍被秘密关在狱中。10月，政府宣布将设立一个特别法院，来审判900多名被控犯有恐怖主义罪行的人，但政府没有公布被告的情况、他们的受审日期，以及他们能否联系律师和法院是否允许国际观察员在场。

在整个区域，即使是在那些相对开放的国家，记者和编辑知道他们必须在一定界限内工作，否则就面临被起诉、报纸被查封或更严重的后果。埃及的一名编辑因评论总统的健康而被判刑；在阿尔及利亚，一些记者因报道有关官员贪污的指控而被起诉，一名主要的人权律师被控败坏司法系统的名誉，从而遭到骚扰。在利比亚，一名在2004年被拘留的政治异议人士仍遭关押，他被捕前在一次媒体采访中呼吁进行政治改革。

在摩洛哥和西撒哈拉地区，批评王室仍是禁忌。一些人权捍卫者因举行和平抗议而被认为是冒犯国王，他们被起诉，但国王后来下令赦免他们。一名18岁的学生在墙上写下标语，内容有关他最喜爱的足球队，但因标语被认为是侮辱王室，他被判处徒刑。叙利亚政府几乎不容忍任何异议，动用措辞宽泛、旨在压制言论的法律，控告一些博客“传播假消息”或“动摇国民情绪”。科威特和阿曼政府加紧控制互联网的言论，伊朗、突尼斯和其它国家经常封堵具有批评内容的互联网站，并切断当地非政府人权组织和外部世界的互联网联系。

在埃及和突尼斯，工人因经济问题而抗议，但政府则以过度武力和大规模逮捕来镇压他们。与此类似，摩洛哥的保安部队驱散了封锁西迪伊夫尼港的抗议者，并镇压涉嫌组织或支持抗议的人。

在整个中东和北非地区，人权捍卫者和那些提倡为妇女、少数群体和他人争取更多权利，更多政治自由及社会经济权利的实现途径的人，处于斗争的前线。但在大多数国家，人权捍卫者仍面对巨大的阻碍。在叙利亚和突尼斯，独立的人权组织被迫在法律地位不明的情况下运作，法律要求他们获得官方登记，但政府实际上拒绝进行这样的登

记。在伊朗，当局下令关闭一家主要的非政府人权组织，该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是联合国和平奖得主莎琳·艾巴迪（Shirin Eبادi），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组织当时正准备举行活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颁布60周年。

## 结论

对于人们每天面对的侵犯人权行为，该地区丝毫未能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中东和北非地区的人民进一步陷入不安局面，并被排除在决策及过程之外，而当他们试图表达意见时却受到忽视或镇压，他们的苦难在2008年依然持续。

侵犯人权者免受惩罚仍是许多地区的政策基石。例如在摩洛哥和西撒哈拉地区，哈桑二世国王在位期间发生过强制失踪事件，而调查真相的进程似乎已经暂停。在阿尔及利亚，当局继续阻止对1990年代冲突期间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进行任何调查。在伊朗、黎巴嫩、利比亚和叙利亚，政府未能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去调查或补救过去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不足为奇的是，这些国家也未能对新出现的指控和事件进行任何调查，例如叙利亚保安部队据报在塞德纳亚（Sednaya）军事监狱杀死17名犯人和其他人员的事件。

面对这些种类繁多、看似不可解决的问题，许多人仍致力于实现自己和他人的权利，其中甚至包括儿童。许多人即使在生命和生计面临严重威胁时也不屈服。在阿尔及利亚，1990年代“肮脏战争”期间的强制失踪受害者的亲属，虽然面对政府的顽固阻挠和骚扰，仍继续去寻求真相和讨回公道。在伊朗，妇女和男人一起发动了“百万签名”的请愿活动，要求终止法律对妇女的歧视，她们多次受到政府官员的非法骚扰、逮捕和袭击；还有一些人开展运动要求终止处决少年犯。

在这些和其它国家，人权捍卫者处在提倡变革的前列，但有迹象显示，一些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也认识到需要变革、改革及采取更多行动来维护人权。巴林政府利用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进程的机会，来实行一项人权改革计划。如果能落实该计划，这将其邻国树立一个正面的榜样。黎巴嫩的司法部长支持一项废除死刑的法律，阿尔及利亚政府则是呼吁全球暂停处决的关键支持者之一。2008年慢慢出现明确迹象，显示新一代正在崛起，他们更了解自己应有的权利，而且有越来越大的决心去实现这些权利。